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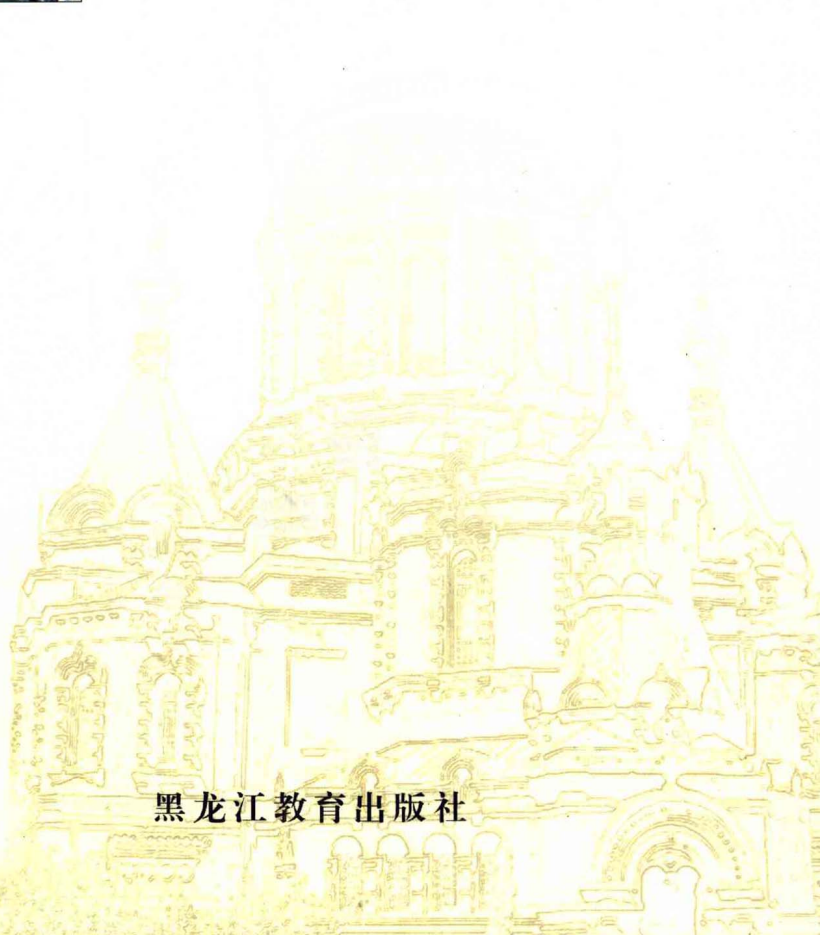
XIN OUYA ZHUYI YANJIU



新欧亚主义研究

刘润南◎著

NEW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新欧亚主义研究

刘润南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欧亚主义研究 / 刘润南著.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316 - 5023 - 2

I. 新… II. 刘… III. 文化—研究—俄罗斯 IV. 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764 号

新欧亚主义研究

XIN OUYA ZHUYI YANJIU

刘润南 著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封面设计	徐 丹
责任校对	夏 为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哈尔滨太平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6 - 5023 - 2/G · 3976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导言	(1)
一、双头鹰的困惑	(1)
二、一个实例:德·库斯金带给俄国人的羞耻感	(5)
三、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二元对立	(7)
四、研究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意义	(9)
第一章 新欧亚主义的理论根源——欧亚主义	(11)
第一节 欧亚主义的产生和运动始末	(13)
第二节 欧亚主义的基本理念	(19)
第三节 最后的欧亚主义者列夫·古米廖夫	(34)
第二章 新欧亚主义复兴的现实基础	(40)
第一节 苏联解体和全盘西化的失败	(40)
第二节 俄内外政策的摇摆和调整	(42)
第三节 普京主政与新欧亚主义外交	(45)
第三章 新欧亚主义的基本主张	(55)
第一节 新欧亚主义和欧亚主义的关系	(55)
第二节 新欧亚主义的演变	(56)
第三节 新欧亚主义的基本主张	(63)

第四章 亚历山大·Γ·杜根: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	(69)
第一节 杜根其人及其早期政治活动	(69)
第二节 杜根的欧亚地缘政治学说	(72)
第三节 杜根与欧亚主义政治运动	(80)
第五章 亚历山大·С·帕纳林: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学	
.....	(87)
第一节 生平与学说	(87)
第二节 西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96)
第三节 国家观和历史观	(107)
第四节 寻找大理念——欧亚主义	(115)
第六章 米哈伊尔·П·季塔连科:新欧亚主义的对外政策	
.....	(123)
第一节 汉学家季塔连科院士	(123)
第二节 俄罗斯是欧亚的国家	(124)
第三节 用东方补救西方	(135)
第四节 欧亚视角下的中俄关系	(137)
第五节 新欧亚视角下的俄罗斯与东亚	(140)
第六节 俄罗斯在亚太的经济利益	(146)
第七章 新欧亚主义与中俄关系	(152)
第一节 中俄地缘政治形势	(152)
第二节 俄方的对华地缘战略	(153)
第三节 中方的对俄地缘战略	(156)
第四节 中俄共建和谐世界秩序	(161)
结语	(166)
参考文献	(170)

导 言

一、双头鹰的困惑

几百年来,困扰俄罗斯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文化自我定位问题,这种类型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存在,所以中国人也一直以为俄罗斯人不存在此类的问题。我们在介绍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文化时,总是能够看到大俄罗斯思想和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丝毫没有猜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为自己的文化类型归属和地缘政治走向而感到苦恼。每当重大的政治变局来临,俄罗斯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在向东还是向西?这种习惯性的追问和自我剖析,在东方文化看来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多数欧洲国家和欧洲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属于西方,正如中国、印度、日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属于东方。东方和西方,不仅在种族属性上不同,而且在文化属性上的差别也十分明显。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位于欧洲希腊罗马文化、中亚伊斯兰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和东亚文明之间的大国,却始终不能给自己的文化类型做一个最终的定位。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从种族属性来说,俄罗斯人的面部特征是白种人的,身体结构是欧洲人的,而斯拉夫人又是典型的东欧人种;从语言文字来说,斯拉夫语言是拼音文字

的,而西里尔字母又来源于希腊化时期的拜占庭;从信仰来说,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这个宗教本身又完全来源于西方;从地理位置来说,俄罗斯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始终位于东欧,早年的文化政治中心集中在基辅,蒙古统治结束后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大帝时期转移到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时代又回到莫斯科。直到今日,俄国的政治中心还在欧洲部分。因此,说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文化类型属于西方文化的一支,似乎毫无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不仅从来没有被西欧诸国认定是同一文化类型的国家,而且也从来没有被作为平等的一员被欧洲所接受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俄罗斯或者被西方各国所贬低和排斥,或者为西方所畏惧和抗衡。直至 21 世纪,俄罗斯仍然与西方存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精神上的冲突。而俄罗斯人在心理上当然把自己看成欧洲人,因为他们与亚洲人如此不同,一望而知,但这种与西方的自我认同却从来没有被“正统的”西方所承认。这种本能定位与客观现实的尖锐矛盾,形成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

从西方的、或者说西欧的立场上对俄罗斯的观感,具有完全的欧洲中心主义风格。它继承了古希腊的“我们”和“非我们”,古罗马时代“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两分法。如果说,除西欧之外,奥匈帝国,甚至奥斯曼帝国还都可以归类于“我们”的话,那么俄罗斯在西方的视野中则一直属于“非我们”的世界。

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中写道:“俄罗斯人与西方人完全不同……俄罗斯人的精神思想特质——他们的‘完全的现实性’,他们天赋基础上经历历史的方式,从最深刻的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同于西方人的。”^①历史上的

^① [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一版,第204页。

俄罗斯,或者因为其经济文化上的落后而被欧洲诸国视为“落后”、“野蛮的国家”,或者因为其不可思议的勃兴和军事上的胜利而被视为“神秘而不可知的庞然大物”,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文化始终被认为是欧洲的“异类”。

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命运更令西方人万分惊异。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强烈的不连贯性,一方面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因为外来因素或由于内部的因素导致不断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是国家的地理范围也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大规模地变化。“已经建设好的事物一再坍塌,而另一种性质的历史继续常常始于他处,而不在发生断裂的原处……俄罗斯的历史命运跌宕起伏,始终处于罕见的历史和社会新情势中。”^①

不仅如此,俄罗斯人自己也始终感觉到心理上与欧洲的距离,自基辅罗斯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就在不断地效仿西方,以便改变自己的落后形象和“野蛮”、“未开化”面貌;并且在被西方所拒斥时,反思自己的文化属性,寻找文化的本土性,对西方的文化进行批判。

特别是,俄罗斯被蒙古军队入侵并占领长达二百年之久。当蒙古统治结束后,俄罗斯莫斯科公国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金帐汗国”的遗产,在国家政体、统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上都留下了浓重的鞑靼蒙古色彩,并且因此和西欧产生严重了文化疏离。

此后,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的军事扩张并统一了俄罗斯诸公国,彼得大帝的改革终于“砍开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俄罗斯开始全面接受西欧的文化。俄罗斯国家种种不可思议的发展方式,更使西方对俄罗斯产生了浓重的文化隔阂和畏惧心理。

^① [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阈中的文化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第一版,第205页。

拿破仑试图通过军事上的征服消除这种隔阂,他没有成功;还有很多西欧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化艺术上的交往消除这种隔阂,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相反,在近距离观察了俄罗斯之后,无论是拿破仑,还是西欧的知识分子,他们感觉到和俄罗斯心理距离更加遥远。

西方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无论是从贬低的立场,还是从惊异迷惑的立场,甚至是从寄予希望的立场,都不能不对俄罗斯“另眼相看”。贬低俄罗斯的,认为俄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对俄罗斯表示惊异和畏惧的,认为俄罗斯人是野蛮民族,“扒下斯拉夫的外衣,你会看到鞑靼人的血统。”^①对俄罗斯的未来深怀敬意的,认为俄罗斯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未来。^②

种种历史的和政治的因素导致俄罗斯民族在文化属性上和地缘政治属性上缺乏归属感。尽管俄罗斯人自己始终本能地认为自己属于欧洲人,在文化上属于西方文化,并且在政治上一次又一次地引进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西方拒之门外。这使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始终难以确定自己的文化属性究竟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双头鹰既是向西的,也是向东的;然而双头鹰又是没有归属感的,它的文化属性,既没有被西方引为同类,也与亚洲文化存在巨大差异。

在被欧洲社会不断排斥的同时,俄罗斯却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征服车臣汗国,并在二百年内将领土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建立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帝国。这个庞大的空间完全改变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属性,使它从一个偏居欧洲东北一隅的东欧国家变成了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疆域绝对面

① Маркиз де - Кюстин :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Россия . М. Терра . 1990.

② 关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未来使命,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多论述。参见哈福德·迈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巴舒特《欧洲与人类精神》。

积世界第一的大政治空间。这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使俄罗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大陆桥,同时也使俄罗斯彻底地处于欧洲文化和亚细亚游牧文化、东亚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伊斯兰阿拉伯以及波斯印度文化的接合部上。这从一方面给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文化的自有属性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在所谓的“俄罗斯理念”还不能提供完整的本土文明模式、完成本民族自有文化的整合和统一的时候,这种文化结合部的位置,有可能造成民族文化心理的分裂,乃至断裂成不可辨识的文化碎片。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文化自有属性、俄罗斯文化的归属性问题,就成为俄国知识分子不断思考的核心问题。深切意识到自己与欧洲人的不同,同时又刻骨地感到自己与亚洲的不同,不可能不促使俄罗斯的文化精英们进行反思:我们到底属于哪里?我们是谁?我们要走向何方?这种反思的极端表现反映在俄罗斯的思想史上,表现为各种思想流派。其中最早要上溯到菲洛费长老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公式,其后又有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文化属性的论争,还有乡土主义和民粹派的思想运动,最后便是欧亚主义的思想运动。所谓“西方派”尽管骨子里仍然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承认俄罗斯文化的欧洲文化属性,认为俄罗斯文化来源于欧洲文化,俄罗斯民族是欧洲民族的一部分。而极端反西方来源说的思想流派,便是否定自己的欧洲文化属性,强调本土文化的亚洲属性,斯拉夫主义和乡土主义都是如此。而比较中庸的立场,就是欧亚主义思潮。它强调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其文化属性既带有欧洲文化的特点,同时也带有亚洲文化的特点。

二、一个实例:德·库斯金带给俄国人的羞耻感

1839年,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孤儿,法国著名旅行家、文学家

德·库斯金男爵到俄罗斯旅行。行前,俄罗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就写信给维亚杰姆斯基公爵,告诉他这一消息,并且请求将这位法国客人介绍给奥多耶夫斯基、恰达耶夫等俄罗斯思想界的著名代表们。尽管,这位法国客人受到沙皇宫廷和本人的隆重款待,并且和俄罗斯的文化精英有不错的交情,但是,他在回国后写的《1839年的俄国》(后来改名为《尼古拉的俄罗斯》再版^①)在俄罗斯掀起了轩然大波。作者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明确地表达了对俄罗斯民族的“异质感”^②:

“我在吕贝克的一个小旅馆里刚刚安顿下来,旅馆的主人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当他知道我要去俄国的时候,就怀着德国人特有的好心肠劝我打消这个念头。”

“难道您这么了解俄国吗?”我问道。

“不是,但是我了解俄国人。他们有很多人经过吕贝克,我可以根据这些人的外表判断他们的国家。”

“您在他们的脸上究竟找到了什么,使得您有理由阻止我去他们的国家?”

“您看,他们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他们到我这里准备下一步去欧洲时的面孔,另一副是他们从欧洲回来、准备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的面孔。当他们从俄国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愉快的、兴高采烈的、满足的。这就像一群从笼子飞出来获得自由的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那么幸福,就像学生放了假。同样是这些人,当 they 要回俄国的时候就变得阴郁,脸拉得很长,讲话急促生硬,对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出担心和警觉。从这些差别上我得出结论:假如一个国家的人们是怀着这样的喜悦离开它,又这样不情愿地回来,那么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个令人喜爱的国家。”

① Маркиз де - Кюстин :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Россия . М. Терра. 1990.

② Маркиз де - Кюстин :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Россия . М. Терра. 1990.

德·库斯金在自己的旅行记中,生动地描写了俄罗斯海关严重的官僚主义、荒唐到极点的形式主义,以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装腔作势、上流社会的伪善、社会氛围的压抑、民众生活的枯燥乏味等等弊端。游记出版后立刻在欧洲畅销,同时也在俄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沙皇本人,还是俄国知识分子,都对德·库斯金的翻脸不认人,并且对俄罗斯的国情作的无情批判深感不满。但是,更多的俄罗斯思想家却从中看到了令人刺心疼痛的真实。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写到:

“这书对俄罗斯人的影响是令人窒息的。头垂到胸前,双手摊开;心情太沉痛,因为感觉到可怕的真实,并且懊恼万分,因为是别人碰到了我们的痛处。”^①

由于库斯金,在俄国的西方派和本土派之间关于俄国文化属性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本书虽然成了禁书,但是在俄国只要稍微受过教育的人家里几乎都有这本书。一个外国人对俄国阴暗面的描写,激发了赫尔岑等西方派的羞耻感,他们痛感俄罗斯较西方落后很多,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奋起直追。

三、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二元对立

欧亚主义并非孤立产生的思想流派,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近 200 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垄断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弊病,它在道德上、文化上的破坏性和诸多负面因素不仅受到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左翼思想家的激烈批判,同时也引发了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全面的反思。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基督教新教个人主义道德理念和技术至上的观念受到时代的挑战,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的

^① 赫尔岑著,巴金译:《往事与随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文化和道德观念进行系统的批判。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把这种世界性大灾难看成西方伦理观念和发展观念的必然结果。

这种对西方自启蒙以来思想道德观念的批判立场,被一些学者称为“反现代化思潮”。从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来考察,这种对西方文明的敌视态度并非欧亚主义所独有,它是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后并向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一种思想上的反动。这一过程在今天被称为现代化的过程,它同时又是殖民化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遭受到剧烈的破坏,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体系都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也自然地技术层面、国家制度层面和政治生活层面向意识形态层面转移。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产生剧烈的冲突,美国学者 S. Alitto(艾恺)将之称为现代化理念与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之间的冲突。文化守成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尽管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主要关注点都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病进行批判,对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特点加以阐发^①。

这一立场被 20 世纪初移居国外的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继承俄罗斯斯拉夫派的传统,融合西方的批判哲学理念,发展出了以地缘政治学为基础、以文化批判为主要依据、以弘扬俄罗斯文化自有属性为己任、主张俄罗斯超越欧亚地理局限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欧亚主义理论。

俄罗斯文化的自有属性的概念由来已久。它发端于“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念,被斯拉夫派所强调,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以发挥。但这种理念最完整、最系统地、最理

^① [美] Guy S. Salitto(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论化的表述,体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欧亚主义理论流派中。

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欧亚主义理论属于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尽管它具有俄罗斯的特色,但是在思想模式上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追赶地位的国家的反现代化思潮表现完全一致。在这种大背景下考察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以及晚近的新欧亚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判断这些学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四、研究欧亚主义再度兴起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和文化属性问题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外政策上所一度奉行的大西洋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发展模式受到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打击。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新欧亚主义作为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俄罗斯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国家的自我定位、对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以及在 21 世纪的政治地缘定位。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仍然带有古典欧亚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些思维定势,例如,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以及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以及对西方文化和发展前景过于一厢情愿的批判等等。然而,新欧亚主义抛弃了古典欧亚主义过于浓重的东正教色彩,弱化了古典欧亚主义中的弥赛亚主题,去掉了古典欧亚主义的乌托邦理论空想,根据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作出了新的判断。它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在当代的一次集中展现。通过新欧亚主义,我们既可以看到主张和赞成新欧亚主义的人的政治文化潜意识,也可以看到反对和怀疑新欧亚主义的人政治文化潜意识。

新欧亚主义是一种关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

但是这个理论给我们分析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视角。

新欧亚主义就是一面镜子,我们既要看到镜子里面的内容,也要看到镜子外面的内容。并据此,对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一位著名的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中国学者曾经说过,“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邻居,既然是邻居,就要友好相处。”但是要友好相处,需要知道邻居的性格。邻居不是萍水相逢,合则谈,不合则去。何况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要和平共处,就要知道对方的脾性。政治和经济固然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行动,然而文化却是一个民族的脾性的真正体现,文化是民族的真实心理和自我意识,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政治行为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

在新欧亚主义理论中,凝结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几代人的文化自我反思成果,集中反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自我定位。我们以新欧亚主义为突破口,剖析俄罗斯人的文化自我意识,对俄罗斯民族作一次初步的精神分析,这或许是与邻为友的一个基础。

第一章 新欧亚主义的理论根源 ——欧亚主义

欧亚主义作为第一次浪潮的俄罗斯侨民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产生于1920年代俄罗斯境外文化创建的最开端。如同同时出现的另一种侨民思潮——路标转换派一样,欧亚主义把解释俄罗斯1917年革命所导致的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原因和性质作为自己的目标。在欧亚主义的学说中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对俄罗斯历史的彼得堡时期的审判,是对新的欧洲文化发展趋势的审判,也是对世界历史的一种严厉的警告。

欧亚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在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中造成了裂痕,同时也对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造成了裂痕。但与此同时它也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自我意识水平,而这是欧洲人在很多方面难以达到的。

欧亚主义导致了他们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在“俄罗斯理念”的内涵问题、俄罗斯发展性质和道路上的争议。俄罗斯作为独特的文明类型,它既与西方不同,也与东方不同。把这种文明类型称为欧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拉曼斯基(В. И. Ламанский),他第一次提出,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存在一块独特的大陆,这块大陆将西方与东方连接起来,称作欧亚大陆,它是属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的一个先驱者是弗·索洛维耶夫(Вл. Соловьёв),他首先思考了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中介因素,可以

在自身中消除西方与东方的对立。

否定掉东方与西方文化中的极端性,意即前者的封建主义和后者个人主义,索洛维耶夫认为俄罗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力量”,俄罗斯文化可以将东方的集合性集体主义和个性怀疑主义与欧化个人主义的创造自由融合在一起。

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某种特殊的欧亚现象。欧亚主义者对欧洲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欧洲人把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落后的”,并不是出于客观标准,而仅仅是因为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不同罢了。为了使俄罗斯从现代欧洲文化圈中摆脱出来,欧亚主义者对彼得大帝开始的俄罗斯欧洲化的历史持批判态度。欧亚主义是东正教的信奉者,认为以和谐为基础的东正教比起依靠权力的天主教代表了更大的自由。

欧亚主义的世界文化图景是相对主义的,各民族的文化互不兼容、平行地存在。对所有民族完全一致的全人类文化在原则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出现这种文化,也主要是以罗曼——日耳曼文明的形态出现,而这种文明也认为自己是最高的文化形态,将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强加给其他各民族,由此产生对亚利安日耳曼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的自我确认手段的认可。如果俄罗斯民族不能认识到自己文化上的自发性,不能从陈腐的旧民族主义(建立超级大国的企图、西方范式的民族高傲以及表现为“泛斯拉夫主义”对其他民族的俄罗斯化的要求)中解放出来,这种旧的民族主义在欧亚主义者看来是斯拉夫派从罗曼——日耳曼文化中照搬过来的,那么俄罗斯就有成为西方的文化的和政治上的殖民地的危险。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独特性是在拜占庭传统上的“突厥化”并且是所有欧亚文明的中介形态,与西欧文化在所有方面都是对立的。

俄罗斯的使命,是在自身中选择其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